

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

龔 煌 城

- 一、引 言
- 二、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
- 三、意符與聲符交互衍生的過程
- 四、從西夏文的衍生過程看其文字的特性
- 五、西夏文的衍生過程與文字的比較研究
- 六、結 語

一、引 言

西夏文是記錄西夏語的文字，模仿漢字結構制成，頒行於西夏大慶元年（公元1036年）。西夏語是我國古代黨項羌的語言，屬於漢藏語族、藏緬語系。西夏語在語言上既與漢語同源，其文字又仿漢字製成，研究西夏文字的結構，並與漢字比較，自有其意義與價值。這種研究不但可以使我們了解漢字傳播與流變的情形，還可以使我們對表意文字的通性增加認識。我們甚至還可以透過文字的比較研究，了解個別文字的特性及反映在文字上的文化背景。

漢語與漢字由於具有高度的文化背景，曾對中國境內及四鄰各民族發生很大的影響。遠在八世紀末，在日本便產生了由漢字改變而成的「假名」。在中國北方，十世紀有契丹文，十一世紀有西夏文，十二世紀有女真文相繼出現。到了十三、四世紀，越南也出現了改變漢字而成的「字喃」。¹ 字喃系統的文字也被移用於書寫中國南部

* 本文曾在民國75年2月3日本所講論會上提出討論，蒙丁邦新、吳其昱、李壬癸、張以仁及管東貴諸位先生惠賜批評，供修改之參考；又本所助理徐育琦小姐在本文撰寫期間曾協助整理資料，在付印時並代為書寫西夏文字，在此一併致謝。

1. 字喃最早的文獻，據馬伯樂（Maspero 1912：7）的研究，是1343年護城山的碑刻。聞宥（1933：204）以為「越人既習用漢字，當其不足，斟酌損益，另定新字」，「不必待十四世紀而始有」。山本達郎（1935：141）引大越史記全書卷五紹豐元年（A.D. 1282）記載「我國賦詩，多用國語，實自此始」以為以安南語寫文章起於十三世紀末或十四世紀初。現在一般提及字喃的起源，都籠統稱為十三、四世紀，如坂本恭章（1985：179）等。

壯傣語支的某些語言。² 這些受漢語漢字影響的廣大地區，通常稱為「漢字文化圈」，以別於大陸西南的印度系文字文化圈以及西北的阿拉伯文字文化圈與維吾爾文字文化圈。³ 漢字文化圈內的語言，在系統上各有所屬，例如契丹語與女真語屬於阿爾泰語族，當中前者屬於蒙古語系，後者屬於南通古斯滿州語系。⁴ 越南語一般認為是屬於南亞語族，⁵ 至於日語與泰語則其系統問題至今仍然爭論未決。⁶ 研究漢字與這些受漢字影響而產生的文字之間的關係，必然牽涉到語言與文字的交互作用問題，因為這些文字所代表的語言跨越不同的語族，在語言結構上呈現相當大的歧異。他們為何及如何各以不同方式改變漢字，必須從語音結構及詞法結構的觀點加以研究，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領域，急待我們去開發。

二、西夏文字的意符與聲符

西夏文字因為是模仿漢字而造，研究西夏文字的結構，自然須從文字部首著手。羅福萇（1914）在其初印西夏國書略說中曾考釋了十一種部首，⁷ 開了部首研究的先河，後來在再印西夏國書略說中更增至二十三部，確立了後人研究西夏文字的方向。繼他之後在德國有伯倫哈狄與擦哈（Bernhardi und Zach 1919）考釋了十二種部首。俄人聶斯克（Nevskij 1960）在其西夏字典中標示了三十六種部首的意義，⁸ 而其弟子柯察諾夫（Kyčanov 1964）則在綜合介紹前人的研究後，提出了他自己所發現的六十八種部首。日本的西田龍雄（1966）則更進一步指出了一百三十六個部首的意義，並為其命名。

2. 參看西田龍雄（1981：69～72），（1984：85～106）。

3. 參看橋本萬太郎（1984：70～71）。

4. 參看西田龍雄（1984：136）。

5. 關於越南語系統問題的爭論參看三根谷徹（1955：863～868）。坂本恭章（1985：180）認為現在蒙古蔑語族（Mon-Khmer）說似已成定論。

6. 關於日語的系統問題曾經出現過各種各樣的說法，當中比較有力的是阿爾泰語族說與南島語族說。其他有藏、緬、日語同源說，德拉威語（Dravidian）起源說，印歐語起源說等等……不一而足，至今爭論不已。泰語問題現在主要分為漢藏語族說與Austro-Tai說。就研究語言與文字的關係而言：語言的系統問題不如語言類型問題重要。

7. 初印「西夏國書略說」筆者未見。此處敘述係根據西田龍雄（1966：241）。

8. 根據柯察諾夫（Kyčanov 1964：129～131）。

但筆者在沿襲此一方向作研究時卻遭遇到下面的困難：一、藉西夏字書文海抽離出來的偏旁，經常呈現多元的意義，不能以單一的意義把含有相同偏旁的字概括起來。二、大部分的偏旁都兼具意符與聲符雙重作用，而且同一偏旁經常代表全然不相干的多種讀音。這種情形似乎遍見於全部西夏文字，甚至經前人研究確認為具有固定意義的部首，在仔細研究下也都發現實際上是具有互不關聯的多種意義，而且也都兼作聲符，代表各種不同的讀音。茲以「𐰇」偏旁為例，說明如下。

「𐰇」偏旁自羅福萇以來所有研究者都一致認為作部首用，而其意義與「氣象」有關，從不見有異議。羅氏與西田所舉例子如下：

羅福萇 (1937: 3 右)

𐰇 部字示氣象，如漢文雨部

𐰇 露， 𐰇 雪， 𐰇 電， 𐰇 騰

西田龍雄 (1966: 374)⁹

085 𐰇 [氷部]

85-051	𐰇	*wi	雪：輕唇音類，小類4
85-052	𐰇	*ɲvur	露：輕唇音類，小類32
85-061	𐰇	*"dʒifi	寒冷：正齒音類，小類93
85-062	𐰇	*khiě	討厭、憎惡：牙音類，小類159
85-063	𐰇	*re	十二月（陰曆）：流風音類，獨字
85-071	𐰇	*ɲvur	背骨：輕唇音類，小類32
85-072	𐰇	*Hɔ	冰：喉音類，小類43
85-073	𐰇	*?	障礙（雪所引起的）？：牙音類，小類174
85-081	𐰇	**mō	電：重唇音類，獨字
85-082	𐰇	*?	冷：舌頭音類，獨字

9. 本文引西田龍雄著作時都依照其書上的文字編號及擬音。西田對每一個偏旁及文字都加以編號。例如 085 是「𐰇」偏旁的號碼，051 表示五畫第一個字，「輕唇音類，小類4」表示該字在同音一書中的位置。西田氏擬音系統中，大寫表示只知音類而不知其確定音值。

85-083 𣎵 *giě 寒冷? : 牙音類, 小類151

85-091 𣎵 *ŋvur 不淨: 輕唇音類, 小類32

從上引西田所舉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85-052 𣎵 *ŋvur (露), 85-071 𣎵 *ŋvur (背骨) 及 85-091 𣎵 *ŋvur (不淨) 三字同音 (在西夏字書同音一書中, 三字都屬於輕唇音類, 小類 32, 故即使沒有擬音, 也可知其為同音)。另外 85-062 𣎵 *khiě (討厭、憎惡) 一字也看不出其意義與「氣象」或「冰」有任何關聯 (筆者認為「𣎵」偏旁之本義即為「討厭、憎惡」, 詳下文)。

如果進一步把西夏文中含有「𣎵」偏旁的字全部取出加以檢討, 可以發現實際情形遠比此為複雜。「𣎵」偏旁出現的情形如下:¹⁰

A. 「𣎵」作意符用

1. 表示「憎惡」義

𣎵 kē² 憎惡, 𣎵 kō² 憎惡, 𣎵 khē¹ 厭、惡、苦
𣎵 khō¹ 惡、嫌, 𣎵 wə¹ 憎惡, 𣎵 khon¹ 厭

2. 表示「氣象、冰、雪、寒冷」等義

𣎵 wə² 露, 𣎵 viei¹ 雪, 𣎵 mɿ² 雹
𣎵 wo¹ 冰, 𣎵 n̄âm² 冰, 𣎵 rai¹ 醵
𣎵 dā² 寒, 𣎵 khēi¹ 朔(風), 𣎵 dziei² 寒
𣎵 kwē¹ (冷)颼颼, 𣎵 kɛu¹ 冷, 𣎵 kiɿ¹ 冷
𣎵 dziei¹ 寒, 𣎵 džiwo² 冷, 𣎵 ldje² 冷
𣎵 biɿ¹ 冷, 𣎵 rɛu¹ 慄, 𣎵 kiɿ² 寒
𣎵 ku² 寒, 𣎵 tsu¹ 冬

3. 表示「酸」義

𣎵 tshiwə² 酸、醋, 𣎵 tsiwə¹ 變酸、釀, 𣎵 ɳa¹ 麴

10. 尚有幾個「𣎵」偏旁的字, 因不知何義, 無法作分析, 故未列於此。以下各項都有此情形, 但少列一些字並不影響本文結論。

B. 「𠂔」作聲符用

1. 代表 wə¹ 或 wə² 聲

𠂔 wə¹ 憎惡, 𠂔 wə² 露, 𠂔 wə² 脊
 𠂔 wə² 髒, 𠂔 wə² 腎

2. 代表 khē¹ 聲

𠂔 khē¹ 厭、惡、苦, 𠂔 khē¹ 苦, 𠂔 khē¹ 樹名

3. 代表 kiə² 聲

𠂔 kiə² 寒, 𠂔 kiə² 禍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出，西夏文同一文字偏旁既可作意符用，也可以作聲符用，而所代表的意義及讀音都不止一種。

這種情形，不是某一偏旁特有的現象，而是整個西夏文普遍的通則。爲了證實這一點，以下再舉兩個例子。

「𠂔」偏旁柯察諾夫 (Kyčanov 1964 : 142) 與西田 (1966 : 369) 都認爲是部首，表示「青色」之意。西田舉了如下的例子：

073 𠂔 [青部]

73-041	𠂔	*ŋjō	海珠：牙音類，小類3
73-051	𠂔	*kq	第七的：牙音類，小類17
73-052	𠂔	*čjwō	……之間：正齒音類，獨字
73-061	𠂔	*ŋɣur	青：牙音類，小類13
73-071	𠂔	*ŋɣur	第七？：牙音類，小類12
73-072	𠂔	*čjē	……之間：正齒音類，獨字
73-073	𠂔	*Gε	青蟲：牙音類，小類132
73-091	𠂔	*-tshǐu	虹：齒頭音類，小類104
73-092	𠂔	*ŋɣur	綵色絹（青色）：牙音類，小類13
73-101	𠂔	*tshǐu	染色：齒頭音類，小類104
73-102	𠂔	*tshǐu	青色的：齒頭音類，小類104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73-061 𣎵 *ŋɣur (青)，73-071 𣎵 *ŋɣur (第七)，及 73-092 𣎵 *ŋɣur (綵色絹) 三字同音，¹¹「𣎵」為三字共同的成分，代表 *ŋɣur 音。73-097 𣎵 *tshŭ (虹)，73-101 𣎵 *tshŭ (染色)，及 73-102 𣎵 *tshŭ (青色的) 三字也同音，共同的成分「𣎵」代表 *tshŭ 音。文字偏旁作聲符用時通常沒有「青」義，這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𣎵」部字除了「青」義外尚有「第七」的意義（如 73-051 𣎵 *kɑ 第七的及 73-071 𣎵 *ŋɣur 第七等，筆者認為此義代表「𣎵」偏旁之本義，詳下文）。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說，西夏文字偏旁「𣎵」作意符用時，除了「青」以外還有「第七」義，作聲符用時則除了 tshŭ 音外，還有 ŋɣur 音。但是不止於此而已，如果檢查西夏文中含有「𣎵」偏旁的所有文字，可以看出實際情形如下：

A. 「𣎵」作意符用

1. 表示「七」義

𣎵 kɑ¹ 七， 𣎵 ŋwə¹ 七(𣎵 𣎵 ŋwə¹-kɑ¹ 七 為雙音節詞)

2. 表示「青」義

𣎵 ŋwə¹ 青， 𣎵 tshwu¹ 青， 𣎵 xju¹ (青)虛虛
𣎵 bə² 青， 𣎵 dzau² 青， 𣎵 ? 青

3. 表示「蹄」義

𣎵 xu² 蹄， 𣎵 kwei¹ 蹄， 𣎵 nga² 蹄

4. 表示「髒」義

𣎵 nge² 懈， 𣎵 pe¹ 排泄、髒屎， 𣎵 khwi² 髒屎

5. 表示「發、放」義

𣎵 siwe¹ 發、放、遣， 𣎵 siwon¹ 發、放、遣

11. 從西田所引同音小類數字來看，三字分屬牙音類小類12與13，三字似乎並不同音。但是若將西田所用舊版同音（筆者亦用此版）與索孚洛諾夫所用新版同音（參看 Sofronov 1968: II, 276~403 擬音字表上標示的同音小類）相比較，便可知舊版同音(21A7) 13小類的小圈是誤加的。換言之，12與13小類應該屬於一類（按，舊版同音不分聲調，只要聲母與韻母一致便視為同音）。

B. 「𠬞」作聲符用

1. 代表 $\eta w\dot{\epsilon}^1$ 聲

𠬞 $\eta w\dot{\epsilon}^1$ 七， 𠬞 $\eta w\dot{\epsilon}^1$ 青， 𠬞 $\eta w\dot{\epsilon}^2$ 綵帛
 𠬞 $\eta w\dot{\epsilon}^1$ 脊， 𠬞 $\eta w\dot{\epsilon}^2$ 濕

2. 代表 $tshwu^1$ 聲

𠬞 $tshwu^1$ 青， 𠬞 $tshwu^1$ 染， 𠬞 $tshwu^1$ 虹蜺，彩雲
 𠬞 $tshwu^1$ 誓

3. 代表 xju^1 , xu^2 聲

𠬞 xju^1 (青)虛虛， 𠬞 xu^2 蹄

4. 代表 $kwei^1$ 聲

𠬞 $kwei^1$ 蹄， 𠬞 $kwei^1$ 蟲名

5. 代表 $ngôn^2$ 聲

𠬞 $ngôn^2$ 海(珠)， 𠬞 $ngôn^2$ 蟲名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𠬞」偏旁的字絕非「青」義所能概括，而且「𠬞」偏旁除了作意符外，還作聲符，代表各種互無關聯的音。

最後再舉「𠬞」偏旁為例，說明情形也是如此。

「𠬞」偏旁伯倫哈狄與擦哈認為表示「味覺」，西田（1966：361）認為表示「動」義。西田所舉例字如下：

049 𠬞 [動部]

- 49-041 𠬞 *ʔyĩefi 平坦：喉音類，小類57
 49-052 𠬞 *ɬe 甘美：流風音類，小類94
 49-061 𠬞 *ʔyefi 表示屬格、與格、對格：喉音類，小類4
 49-062 𠬞 *ŋĩō 海：牙音類，小類3
 49-071 𠬞 *tɕ 彼(方)：舌頭音類，小類25
 49-081 𠬞 **thufi(?) 搖：舌頭音類，獨字
 49-082 𠬞 *ʔ 用於書寫真言、梵語音等：舌頭音類，獨字

- 49-091 𦰩 *līe 麵：流風音類，小類60
 49-101 𦰪 *ʔyefi 誕生：喉音類，小類4
 49-102 𦰫 *ʔ 刺（舌頭）：流風音類，小類174

從上面的例子看，表示「味覺」的只有一字，即 49-052 𦰬 *līe「甘美」（另外一字 49-102 𦰫「刺舌頭」則與「舌」有關）。與「動」有關的字也只有一字，即 49-081 𦰭 *thufi「搖」字。如果只根據上面例子，實無法決定「𦰮」偏旁的意義，更無法設定部首。伯倫哈狄與擦哈認為「𦰮」表示「味覺」，西田認為該偏旁表示「動」都應該另有所本。下面是筆者整理「𦰮」偏旁字所得的結果，A1 與 A2 分別支持上面兩種不同的解釋。

A. 「𦰮」作意符用

1. 表示與「舌」、「味」有關的意義

𦰮	lhwa ¹	舌，	𦰮	·a ¹	淡，	𦰮	lhâu ²	舐
𦰮	ldi ²	甜、甘，	𦰮	thwi ¹	甜，	𦰮	śwē ¹	蜜
𦰮	ldje ²	嗜、好，	𦰮	ʔ	嗜、好，	𦰮	tšhiwə ²	酸、醋
𦰮	tšiwə ¹	變成醋、釀，	𦰮	ŋwa	麴			

2. 表示「動」義

𦰮	mu ²	動、搖，	𦰮	ldi ²	搖，	𦰮	mju ²	動
𦰮	thiwo ²	震，	𦰮	də ²	動，	𦰮	səu ¹	動、振、震
𦰮	dziə ¹	震、戰，	𦰮	don ²	動			

3. 表示「荒野」、「摧毀」等義

𦰮	thm ¹	野，	𦰮	khjan ¹	峻嶮，	𦰮	tšion ¹	澤
𦰮	kêu ¹	摧、崩，	𦰮	khêu ¹	拆毀			

B. 「𦰮」作聲符用

1. 代表 ldi 聲

𦰮	ldi ²	甜、甘，	𦰮	ldi ²	變，	𦰮	ldi ²	蔬菜名
𦰮	ldi ²	髒臭						

2. 代表 lhâu² 聲

𐵓 lhâu² 𐵓, 𐵓 lhâu² 眩耀

3. 代表 ·ie¹ 聲

𐵓 ·ie¹ 平, 𐵓 ·ie¹ ?, 𐵓 ·ie¹ 榮名

4. 代表 ·in¹ 聲

𐵓 ·in¹ 格助詞, 𐵓 ·in¹ 欲、將

5. 代表 ngôn² 聲

𐵓 ngôn² ?, 𐵓 ngôn² 海, 𐵓 ngôn² 族姓

𐵓 ngôn² 海(棠花)

6. 代表 ·uo² 聲

𐵓 ·uo² 分離, 𐵓 ·uo² 草名

以上我們檢討了三個西夏文字偏旁，證實每一種偏旁都兼作意符與聲符，而且所表示的意義與讀音都至為紛歧，無法以一種意義或讀音加以概括。以往以探求文字部首為重心的研究係以一個偏旁一個部首為前題，如今這一前題既然已發生問題，我們必須改弦更張，尋求一條新的研究途徑。

三、意符與聲符交互衍生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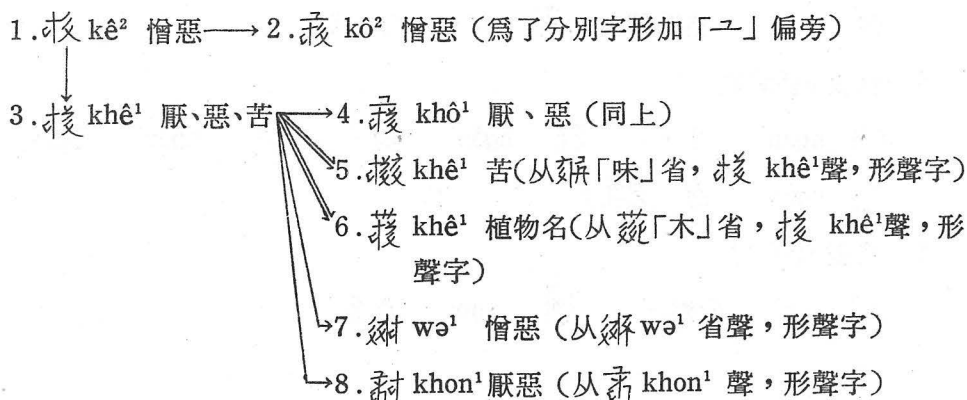
研究西夏文字時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上面所指出的現象。筆者在「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重建」一文中曾經提出一個模式以解釋西夏文字構成的原理。在該文中筆者提議「不把西夏文字結構視為偏旁的排列與組合，而把它看成是由一個基本字，經過『變換』的運作過程所產生」。以本文所討論的問題而論，如果把西夏文字結構視為偏旁的排列與組合，便無法了解何以同一偏旁竟然有這麼多紛歧的意義與讀音，也難於設想造西夏文的人如何從多歧的意義與讀音中作偏旁的選擇。反過來說，如果假定西夏文的製作過程是先造基本字，然後改變基本字的形體，依次製造其他衍生字，則只要把西夏文字的衍生過程重建起來，西夏文字偏旁多音多義的現象便自然得到合理的解釋。從孤立的西夏字我們無法了解某一偏旁何以有某音或某義，必須從一

個字的衍生過程才能了解該字偏旁音義之所由來。

在本節中我們將把上面所提的含有「𠂔」、「𠂔」及「𠂔」偏旁的西夏文之衍生過程重建起來，藉以研究紛歧的義符與聲符衍生的過程。

一. 表示「憎惡」義的「𠂔」偏旁，我們可以假設其衍生過程如下：¹²

〔表 1〕



上面的衍生過程係根據下面的資料重建 (本節把所討論的西夏文全部加以統一編號，以便指稱。繼編號之後轉錄索孚洛諾夫 (Sofronov 1968: II, 276-403) 擬音字表上所提供的資料 (冠以 S)，再繼以文海或文海雜類的文字解說 (冠以 W)，文字解說的漢譯主要是依據文海研究，¹³ 遇有文海或文海雜類中所無之字，則視必要而抄錄同音注字 (冠以 T)，以爲立論之依據)。

- | | |
|-----------------|---|
| 1. S.0610 𠂔 kē | 2.8 V138 T25B5 注右 𠂔 kō ² |
| 2. S.4440 𠂔 kō | 2.43 V108 T24B6 注右 𠂔 kē ² |
| 3. S.0607 𠂔 khē | 1.9 V178 W288 𠂔 kē ² (厭)左 𠂔 khō ¹ (惡)右 |
| 4. S.4443 𠂔 khō | 1.50 V-153 W1589 𠂔 kō ² (厭)上 𠂔 khē ¹ (嫌)全 |
| 5. S.0608 𠂔 khē | 1.9 V178 W289 𠂔 khē ¹ (厭)[客]全 𠂔 vjei ¹ (味)左 |
| 6. S.0705 𠂔 khē | 1.9 V178 T26B5 注右 𠂔 rai ² |

12. 下文單箭號表示造會意字 (包括同義字)，雙箭號表示造形聲字。至於形聲兼會意的字 (即表示同源詞或同一語位而用不同的字表示的字) 則仍用單箭號表示，以避免繁複。

13.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 (1983)，該書翻譯文海，以圓括弧表示字義，方括弧表示字音，本文沿用之。

7. S.3498 𐵓 wə 1.31 II30 W1136 𐵓 wə¹[勿]左 𐵓 khê¹(厭)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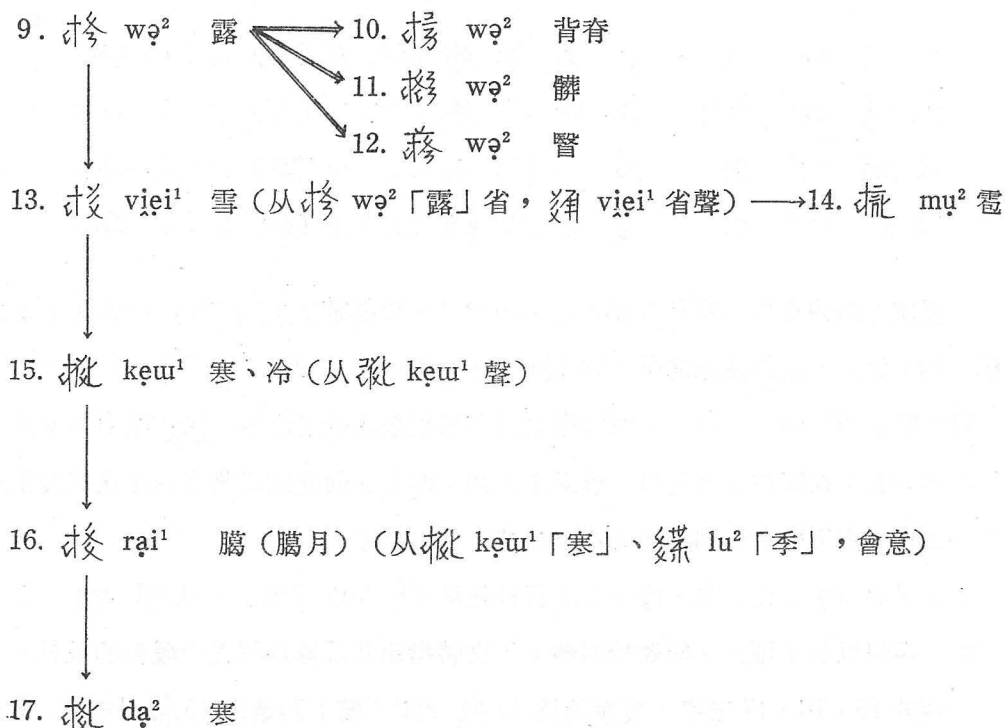
8. S.4543 𐵓 khon 1.54 V73 W1668 𐵓 khon¹[筮]全 𐵓 khê¹(厭)左

1 與 2 是上聲字，因文海缺上聲部分，有關它們的文字解說資料沒有流傳下來。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根據 1 與 2，及 3 與 4 的平行關係，推測 2 與 4 乃分別由 1 與 3 加「乚」偏旁制成。文海解釋 4 𐵓 khô¹ 的上方「乚」偏旁，認為它是 2 𐵓 kô² 的省形，這樣的解釋只是遷就文海體例所作的扭曲，筆者在「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重建」一文中 (pp. 66-67) 曾加以辨正。

3 𐵓 khê¹ (厭) 的右偏旁，文海認為是來自 4 𐵓 khô¹ (惡) 的右偏旁，實際情形剛好相反，是由 3 造 4。3 𐵓 khê¹ 除了「厭、惡」外還有「苦」義 (Nevskij 1960: I, 434)，這是 5 𐵓 khê¹ (苦) 的假借，5 𐵓 khê¹ (苦) 即由 3 𐵓 khê¹ (厭) 加意符「𠂔」(𠂔「味」之省形) 制成。

二. 表示「氣象、冰、雪、寒冷」義的「𠂔」偏旁，其衍生過程如下：

〔表 2〕



與上面的衍生過程有關的資料如下：

- | | | | |
|------------|--------|------------|-----------------------------|
| 9. S.0616 | 𣎵 wə | 2.76 II46 | T11A3 注右 𣎵 nja 霜 |
| 10. S.0613 | 𣎵 wə | 2.76 II46 | T11A3 注左 𣎵 zje² 背 |
| 11. S.0615 | 𣎵 wə | 2.76 II46 | T11A3 注右 𣎵 pe¹ 臭 |
| 12. S.1820 | 𣎵 wə | 2.76 II46 | T11A3 注右 𣎵 mei¹ 目、眼 |
| 13. S.0606 | 𣎵 vjei | 1.67 II8 | W2026 𣎵 kəw¹(寒)左 𣎵 lew²(白)右 |
| 14. S.0599 | 𣎵 mɯ | 2.69 I-21 | T8B2 注左 𣎵 vjei¹ 雪 |
| 15. S.0603 | 𣎵 kəw | 1.88 V58 | W2511 𣎵 da²(寒)左 𣎵 kəw¹[勾]右 |
| 16. S.0618 | 𣎵 rai | 1.73 IX | W2212 𣎵 kəw¹(寒)左 𣎵 lu²(季)左 |
| 17. S.0617 | 𣎵 da | 2.56 III81 | T19A3 注右 𣎵 tsa¹ 熱 |

9~12都是上聲字，現存文海沒有其字形解說的資料，但是聶斯克字典(Nevskij 1960)卻著錄這四個字的解說，可能是錄自今已失蹤的文海寶韻。今將這些資料抄錄並翻譯於下：

- | | | |
|-----------|----|------------------------------|
| 9. 𣎵 wə² | 露 | 𣎵 𣎵 𣎵 𣎵 (厭) 左 (著) 右 (I, 434) |
| 10. 𣎵 wə² | 背脊 | 𣎵 𣎵 𣎵 𣎵 [勿] 左 (脊) 左 (I, 434) |
| 11. 𣎵 wə² | 髒 | 𣎵 𣎵 𣎵 𣎵 [勿] 全 (臭) 右 (I, 434) |
| 12. 𣎵 wə² | 瞽 | 𣎵 𣎵 𣎵 𣎵 (目) 上 [勿] 全 (I, 290) |

根據上面的資料，我們可以知道，10、11、12都是从9 𣎵 wə² 得聲（上表翻譯為[勿]聲）。值得注意的是：11 𣎵 wə²「髒」字从 𣎵 pe¹「臭」，12 𣎵 wə²「瞽」字从 𣎵 mei¹「目」，而所從之二字都正是同音之注字。同音注字通常表示與被注字同義，或與被注字連用，構成雙音詞。西夏文同義詞或雙音詞往往字形相近，這一點顯示造字時曾以同義或連用為根據，依以造字。

9 𣎵 wə²「露」字，據上面的資料是从 𣎵 khé¹「厭」，从 𣎵 zje¹「著」。「露」字何以从「厭」，頗難於索解，下文將指出其為傳承過程中發生的錯誤。

關於15、16、17三字，文海認為16 𣎵 rai¹「臆」乃是由15 𣎵 kəw¹「寒」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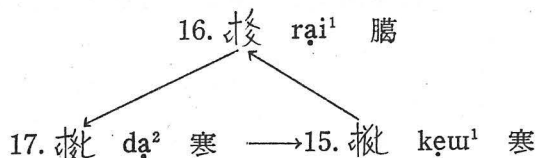
生，而 15 𣎵 $k\epsilon u^1$ 「寒」則由 17 𣎵 da^2 「寒」衍生。依文海的解說，15、16、17 的衍生過程如下：

〔表 3〕

17. 𣎵 da^2 寒 \longrightarrow 15. 𣎵 $k\epsilon u^1$ 寒 \longrightarrow 16. 𣎵 rai^1 臆

可是從字形的繁簡來判斷，17 𣎵 da^2 「寒」明顯是由 16 𣎵 rai^1 「臆」加分別字形的「乚」制成。而文海的解說則與此衝突，因為如果二者俱真，則將造成下圖所示循環造字的結果。

〔表 4〕



故合理的衍生過程應該如下：

〔表 5〕

15. 𣎵 $k\epsilon u^1$ 寒 \longrightarrow 16. 𣎵 rai^1 臆 \longrightarrow 17. 𣎵 da^2 寒

文海對 13 𣎵 $v\epsilon i^1$ 「雪」的解釋也有問題，文海認為 13 𣎵 $v\epsilon i^1$ 「雪」是由 15 𣎵 $k\epsilon u^1$ 「寒」及 𣎵 leu^2 「白」制成。但筆者研究「𣎵」系列文字所得結論則恰好與此相反。𣎵 leu^2 「白」反而是由 13 𣎵 $v\epsilon i^1$ 「雪」衍生。其過程如下：

〔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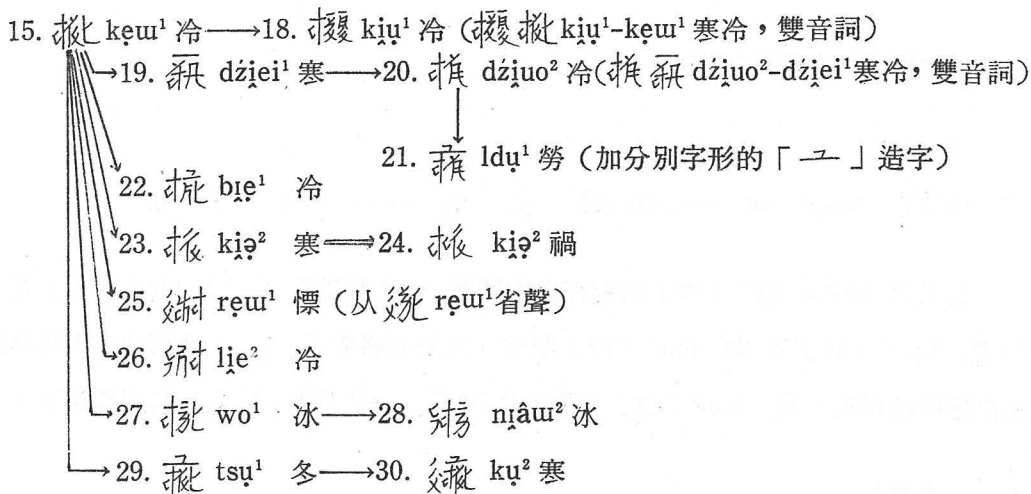


從上圖可知 𣎵 $v\epsilon i^1$ 「雪」的右偏旁並非如文海所說來自 𣎵 leu^2 「白」，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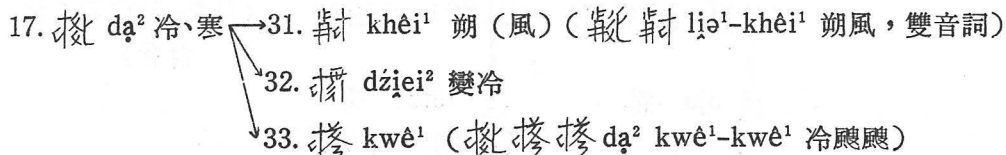
剛剛相反，是𩇑 leu²「白」的右偏旁來自𩇑 vɛi¹「雪」。同樣的𩇑 vɛi¹「雪」的左偏旁也非如文海所說來自15 𩇑 kɛw¹「寒」，事實也剛好相反，是𩇑 kɛw¹「寒」的左偏旁來自𩇑 vɛi¹「雪」。那麼進一步要問的是：𩇑 vɛi¹「雪」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筆者認為它是來自𩇑 wə²「露」。

上文已說過，西夏造字時，同義詞與雙音詞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尋求解答時，可以從西夏同義詞或雙音詞方面去找證據。同音 𩇑 wə²「露」下注 𩇑 nja「霜」，𩇑 nja「霜」下注 𩇑 wə²「露」。「露」與「霜」在西夏人觀念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掌中珠 (091)，𩇑 𩇑「霜雪」連用，可見「霜雪」在西夏人觀念中也相繫聯。上圖已示由「雪」字造「霜」字的過程，由「雪」字造「霜」字既然言之成理，則由「露」字造「雪」字也順理成章。再往下發展，便衍生一羣表示「寒、冷」之義的字。

〔表 7〕



〔表 8〕



上面的衍生過程所依據的資料如下：

18. S.0602 擻 kju 1.59 V5 W1799 擻 kɕu¹(寒)左 𣎵 kju¹[菊]全
19. S.1056 𣎵 dziei 1.35 VII-107 W2717 𣎵 tshjau¹(上)
20. S.0604 擻 dzjuo 2.50 VII131 W2981 𣎵 dziei¹(寒)下 𣎵 dzɛ¹(弱)右
21. S.4441 𣎵 lu 1.58 IX55 W1781 𣎵 dzi¹(苦)上 擻 dzjuo²(寒)全
22. S.0614 擻 bje 1.61 I 78 W1879 擻 kɕu¹(寒)左 𣎵 bje¹[名]右
23. S.0609 擻 kje 2.61 V81 T27A2 注右 𣎵 dziei¹ 寒
24. S.0611 擻 kje 2.61 V81 T27A3 注左 𣎵 ·ɛi¹ 害
25. S.4020 𣎵 rɕu 1.87 IX W2502 𣎵 rɕu¹[流] 擻 kja¹(恐)
擻 kɕu¹(寒)左
26. S.4265 𣎵 lie 2.37 IX10 T47A4 注右 擻 kɕu¹ 冷
27. S.0600 擻 wo 1.70 III-126 W2180 擻 kɕu¹(寒)左 𣎵 lhiwe¹(面)右
28. S.4170 𣎵 njaũ 2.20 III66 T14B2 注左 擻 wo¹ 冰
29. S.4442 𣎵 tsu 1.75 VI121 W2237 𣎵 ku²(冰)上 擻 kɕu¹(寒)全
30. S.4038 𣎵 ku 2.69 V-147 T26A3 注左 𣎵 寒
31. S.1328 𣎵 khɛi 1.34 V-96 W1245 𣎵 liɛ¹(風)左 擻 da²(冷)左
32. S.0601 擻 dziei 2.32 VII48 W2948 擻 da²(冷)左 𣎵 we²(爲)右
33. S.0605 擻 kwɛ 1.9 V170 W298 擻 da²(冷)左 𣎵 ·ɛi¹(眞)右

三. 表示「酸」義的「𣎵」偏旁，其衍生過程如下：

〔表 9〕

34. 𣎵 tshiwə² 酸、醋
- 35. 𣎵 tshiwə¹ 變酸、變醋
- 36. 𣎵 ŋa¹ 麴

所根據的資料是：

34. S.3911 𣎵 tshiwə 2.77 VII-60 T40B3 注右 𣎵 tshiwə¹ 變酸、變醋
35. S.2028 𣎵 tshiwə 1.32 VII-61 W1153 𣎵 tɕei¹(釀)上 𣎵 tshiwə²(酸)全
36. S.1707 𣎵 ŋa 1.17 V151 W624 𣎵 rɛ²(稻)左 𣎵 tshiwə²(酸)右

以上我們分別討論了「𠂔」偏旁作三種不同的意符用時文字衍生的情形。現在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這三個不同的衍生系列之間有沒有任何關聯？（表 1 是第一個系列，表示「憎惡」義。表 2 與表 7、表 8 合起來形成第二個系列，表示「氣象」等義。表 9 是第三個系列，表示「酸」義）。如果三個系列之間沒有任何關聯，它們何以能共用一個偏旁？這個問題牽涉到西夏文字的特性，必須仔細加以討論。

筆者認為三個系列實際上是構成一個系統，可以合而為一的。先說第一系列與第二系列的關係。

筆者認為聯繫這兩個系列之間的重要關節乃是表 1 中的 𠂔 wə¹「憎惡」與表 2 中的 𠂔 wə²「露」的諧聲關係。這兩個西夏文一在平聲三十一韻（7 𠂔 wə¹「憎惡」）一在上聲七十六韻（9 𠂔 wə²「露」），兩者似乎相去頗遠，但是正如索氏擬音所顯示，兩者聲母相同，韻母只有元音鬆緊之別。至於聲調之不同是從未在西夏文諧聲行為上造成任何障礙的。鬆緊元音之間的諧聲及平上聲之間的諧聲例證甚多，不勝枚舉。但對於不接受索氏擬音的人，有提示二字音近證據的必要。

按 𠂔 wə²「露」字，在掌中珠 (092) 以漢字注音為「勿」，𠂔 wə¹「憎惡」字，雖不見於掌中珠，也沒有任何關於它的對音資料，但另外有一個 𠂔 wə¹「孝」字，在同音裏與 𠂔 wə¹「憎惡」字同居（同音一書把同音字放在同一小類中，稱為同居），在掌中珠 (312) 該字亦以漢字注音為「勿」。這一個證據顯示 9 𠂔 wə²「露」字與 7 𠂔 wə¹「憎惡」二字，語音相近。

平聲三十一韻（相當於綜合韻三十二韻，下文簡寫為 R32）及上聲七十六韻（相當於綜合韻九十韻，下文簡寫為 R90）之間的密切關係，可以從韻的排列上得到佐證。上文所提的 34 𠂔 tšhiwə²「酸」與 35 𠂔 tšiwə¹「變酸」的關係可以用來說明這一點。

[R32	𠂔	wə	1.31	憎惡
	R90	𠂔	wə²	2.76	露
[R33	𠂔	tšiwə	1.32	變成醋、釀
	R92	𠂔	tšhiwə²	2.77	酸、醋

上面第二組字中，R 33 與 R 92 之間有諧聲兼語音轉換的關係。如果 R 33 與 R 92 的關係無可置疑（字形與字義都清楚指示其關聯），則與其毗連的兩韻其關係也可由此得到印證（R 32 與 R 33 的關係大約相當於漢語聲韻學上的一、三等韻。R 90 與 R 92 亦然，中間 R 91 相當於二等韻，雖然介於 R 90 與 R 92 之間，但並不影響我們的推論）。

上面的兩個證據只是證明 𐵇 $wə^1$ 「憎惡」與 𐵈 $wə^2$ 「露」語音相近，可以成立諧聲關係。可是，我們還可以追問有沒有獨立的證據顯示此二字必定有諧聲關係呢？答案是肯定的。

上文我們提到聶氏字典 (Nevskij 1960 : I, 433) 在 9 𐵈 $wə^2$ 「露」下抄錄「𐵈 $khə^1$ (厭) 左 𐵉 $zɿ^1$ (著) 右」的字形解說，認為西夏「露」字何以从「厭」，頗難於索解。現在應該可以豁然明白，原來 𐵈 $khə^1$ 「厭」字可能是 𐵇 $wə^1$ 「惡」字之誤，原本是作「聲符」之用。文海寶韻的作者不明其理，誤以為是作「意符」用，遂以字形較簡單的同義字 𐵈 $khə^1$ 代替，以致寫下令人不可解的字形解說。文海字形解說難於索解的相當多，難保沒有類似情形。必須從各種角度廣泛而深入探索，才能揭開謎底。

上面我們已經發現第一系列表示「憎惡」義的字羣原來是與第二系列，表示「氣象」等義的字羣聯繫形成一個系列。以下接著要提出的問題是：第三系列，表示「酸」義的字羣是否原來也是與第一、二系列的字羣合成一個系列？換句話說，是否三個系列在造字的系統上原來只是一個系列而已？答案是肯定的，主要的線索是同音的注字及掌中珠的複音詞所提供。

第一系列〔表 1〕的 6 𐵈 $khə^1$ 字，我們沒有任何對譯資料，該字雖然是平聲字，可是不見於文海，所以我們也沒有其字形字義的解說。唯一的資料是同音的注字 𐵉 rai^2 。在掌中珠 𐵉 rai^2 字與 𐵇 $tshi^2wə^2$ 「酸」字連用（𐵇 𐵉 $tshi^2wə^2$ rai^2 vja^1 梅花），而此字正是第三系列的字。但是僅憑這一點關係，還不足以斷定 𐵇 $tshi^2wə^2$ 「酸」字來自於 𐵈 $khə^1$ 字，我們必須探索 𐵈 $khə^1$ 字的字義。

𐵈 $khə^1$ 字雖然不見於文海，也尚未發現於對譯資料中，但是此字从 𐵈 $khə^1$ 「厭」得聲，而與 𐵈 $khə^1$ 「苦」同音，疑其與「苦」字本屬於同一個「語位」

(morpheme)，上文已經提到 𣎵 khê¹ 字有作「苦」的詞例，認為是「假借」的用法。加偏旁「𣎵」(𣎵「味」省形)只是爲了造「苦」的專字而已。此處加偏旁「𣎵」(𣎵「木」省形)，可能也只是專用於寫如「苦竹」之類的植物名稱。明白這一點，便可以了然於何以此字不見於文海，也不見於對譯資料(尚未發現)。原來 𣎵 khê¹「厭、苦」字的假借用法已可應付書寫之需，既已另加意符「𣎵」造了「苦」的專字，則寫植物名稱的專字實可有可無，並非絕對必要。

與此類似的情形是西夏另一個「苦」字 𣎵 kha²。此字與漢語「苦」(上古音 khag)，藏語 ཁ་པ་ (kha-ba)「苦」及緬甸語 ၵ(ka)「苦」同源，但在西夏文中只用於寫植物名「苦藥」之「苦」(掌中珠 151)。此字係由 𣎵 kha¹「中」，加表示蔬菜的偏旁 𣎵 (𣎵「菜」省形)造成。二字在造字法上有平行的現象，試比較如下：

〔表10〕

𣎵 khê¹ 厭 → 𣎵 khê¹ 苦的植物 (加 𣎵 偏旁，形聲字)¹⁴
 𣎵 kha² 中 → 𣎵 kha² 苦的植物 (加 𣎵 偏旁，形聲字)

現在既已確認 𣎵 khê¹ 有「苦」義，則上文認為 𣎵 tšhiwə²「酸」字由 𣎵 khê¹「苦」字衍生，便顯得十分合理可信，因為二字同樣表示「味覺」，𣎵 字乃从「舌」，从 𣎵 省，會意。

經由上面的討論，我們證明含有「𣎵」偏旁的所有西夏字¹⁵都同出一源，形成一個大系列，而「𣎵」字的初義是表示「憎惡」之義。這樣的結論在討論西夏文字的特性及研究西夏文字與其他文字的關係時將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將此問題留待第四、五節討論。在本節中還必須證明，同一偏旁構成一個系列，不止是「𣎵」偏旁而已，其他偏旁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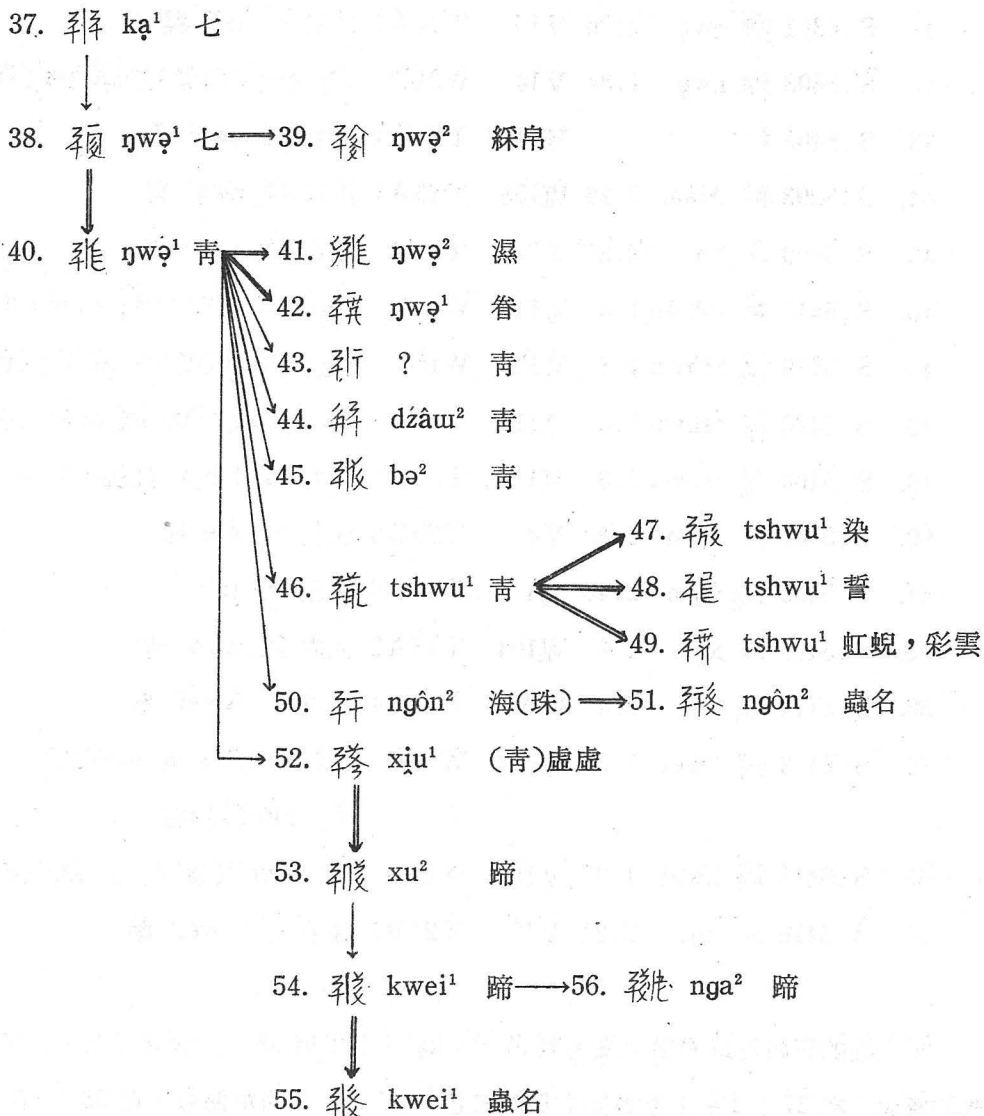
以下進而討論「𣎵」偏旁的問題。

14. 在字源上西夏 𣎵 khê¹「苦」， 𣎵 khê¹「苦(的植物)」可能與 𣎵 kiē²「膽」形成一個詞族，而與藏文 མཁའི་མུ་ mkhris「膽汁」及緬甸文 ၵ khre「膽汁」同源。

15. 與注10同。有幾個西夏字，未列此中。

四. 表示「七」、「青」、「蹄」等義的「𠂔」偏旁共同形成一個系列，其衍生過程如下：

〔表11〕



與上面的衍生過程有關的資料如下：

37. S. 5412 𠂔 ka 1.63 V20 W1950 𠂔 $\eta wə^1$ (青)左 𠂔 $\eta wə^1$ (七)左
 38. S. 5405 𠂔 $\eta wə$ 1.84 V14 W2438 𠂔 ka^1 (七)右 𠂔 $\eta wə^2$ [魚骨]左

39. S. 5418 𧯛 ṇwə 2.76 V15 T21A7 注左 𧯛 nm² 綵帛
40. S. 5407 𧯛 ṇwə 1.84 V14 W2439 𧯛 tshwu¹(青)左
𧯛 ṇwə²(魚骨)右
41. S. 4311 𧯛 ṇwə 2.76 V15 T21A7 注右 𧯛 tsi² 濕
42. S. 5403 𧯛 ṇwə 1.84 V14 W2440 𧯛 ṇwə¹(魚骨)左 𧯛 bn²(脊)右
43. S. 5406 𧯛 VI-116 T34B4 注右 𧯛 ṇwə¹ 青
44. S. 3293 𧯛 dzâw 2.20 VII158 T40A1 注右 𧯛 ṇwə¹ 青
45. S. 5409 𧯛 bæ 2.25 I 22 T3B1 注右 𧯛 ṇwə¹ 青
46. S. 5415 𧯛 tshwu 1.3 VI118 W158 𧯛 ṇwə¹(青)左 𧯛 nau²(菜)右
47. S. 5419 𧯛 tshwu 1.3 VI118 W156 𧯛 tshwu¹(嚼)左 𧯛 tsə¹(色)右
48. S. 5420 𧯛 tshwu 1.3 VI118 W162 𧯛 ṇwə¹(青)左 𧯛 ngwu¹(誓)右
49. S. 5404 𧯛 tshwu 1.3 VI118 T32B6 注右 𧯛 tshɿ¹ 虹蜺，彩雲
50. S. 5401 𧯛 ṇôn 2.48 V4 T20B6 注左 𧯛 nje 珠
51. S. 5402 𧯛 ṇôn 2.48 V4 T20B6 注左 𧯛 tsi²
52. S. 5417 𧯛 xju 1.3 VII104 T45A2 注右 𧯛 ṇwə¹ 青
53. S. 5414 𧯛 xu 2.4 VIII38 T43A1 注左 𧯛 kwei¹ 蹄
54. S. 5410 𧯛 kwei 1.33 V150 W1222 𧯛 xu²(蹄) 𧯛 mo²(疲)
𧯛 khi¹(足)右
55. S. 5413 𧯛 kwei 1.33 V150 W1221 𧯛 kwei¹(會)左 𧯛 kin¹(蟲)全
56. S. 5416 𧯛 nga 2.21 V17 T21B1 注右 𧯛 kwei¹ 蹄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文海對 37 𧯛 ka¹「七」與 38 𧯛 ṇwə¹「七」作了循環式的解說。在 37「𧯛」下說其右偏旁來自 38「𧯛」的左偏旁，在 38「𧯛」下又反過來說該字左偏旁來自 37「𧯛」的右偏旁。結果是究竟何者先造，何者後造，交待不清。造字總有一個開頭，有些字是獨立制造，不由其他字衍生的，因為其他字在這時還沒制成。起頭的字可以採自系統之外，但不可能來自本身的系統內部。這是研究西夏文字來源問題時的重要觀念，下文第五節還要討論。在這裏只要指出，

從整個衍生次序來看，是「𠬞」 $kə^1$ 字制造在先，「𠬞」 $ŋwə^1$ 字制造在後。

39 𠬞 $ŋwə^2$ 字雖然沒有文字解說的資料，但從同音注字可以知道該字从𠬞 nin^2 省，从𠬞 $ŋwə^1$ 省聲。模仿文海體例，可以寫成「𠬞 𠬞 𠬞 𠬞」（𠬞 $ŋwə^2$ 〔魚骨〕左 𠬞 nin^2 （綵帛）右）。這是平上諧聲的例子。

40 𠬞 $ŋwə^1$ 「青」字，文海的解說完全是顛倒先後關係。最容易看出其毛病的一點是，它認為「𠬞」 $ŋwə^1$ 字的右偏旁來自於「𠬞」 $ŋwə^2$ 的右偏旁。可是顯然的事實是「𠬞」 $ŋwə^2$ 字乃是由「𠬞」 $ŋwə^1$ 字加「𠬞」偏旁制成。模仿文海體例，41 𠬞 $ŋwə^2$ 「濕」可以寫成「𠬞 𠬞 𠬞 𠬞」（𠬞 tsi^2 （濕）左 𠬞 $ŋwə^1$ 〔魚骨〕全）。以解釋漢字的方法來說明便是：从「濕」省，「魚骨」聲。這也是平上諧聲的形聲字。

43、44、45 三字，我們沒有其字形解說的資料，也沒有對譯資料可以了解其字義，唯一的線索是同音注字。因為該三字都以 𠬞 「青」為注字，而且都有「𠬞」偏旁，故可以推定「𠬞」為其意符。其中44 𠬞 $dzāu^2$ 係形聲字，从 𠬞 $ŋwə^1$ 「青」省，𠬞 $dzāu^2$ 省聲（根據它們在同音一書中同居情形來判斷）。45 𠬞 $bə^2$ 當為會意字，但其右偏旁來源如何，筆者尚未加以研究。43 𠬞 字是獨字，其字形字音如何，也完全不詳（須從「𠬞」偏旁著手研究，才可找到線索）。

48 𠬞 $tshwu^1$ （誓）字文海的解說也錯誤。文海認為此字从 𠬞 $ŋwə^1$ （青），但該字既無 𠬞 $ŋwə^1$ 音，亦無「青」義。正確的說，應該是从 𠬞 $tshwu^1$ （青）聲。這個例子與上文提到的文海寶韻對9 𠬞 $wə^2$ 解說錯誤的情形合起來看，可以知道文海與文海寶韻的作者容易把形聲字誤為會意字，加上記憶錯誤，以義近的字來代替，便造成不少難以理解的字形解說。

49 𠬞 $tshwu^1$ 字係从 𠬞 $tshwu^1$ 省聲，从 𠬞 $tshə^1$ 省形，二字形成雙音詞，義為「虹蜺、彩雲」。50 𠬞 $ngôn^2$ 與 𠬞 $ngôn^2$ 「海」屬於同一語位，是特為「海珠」之「海」而造的字，从「𠬞」可能是因其顏色的關係。51 𠬞 $ngôn^2$ 無疑的是从 𠬞 km^1 「蟲」，𠬞 $ngôn$ 聲（注字 𠬞 tsi^2 則从 𠬞 tsi^2 得聲）。52 𠬞 xju^1 雖然不見於文海，但是比較上文33 𠬞 $kwé^1$ 字，可以推知其右偏旁係从 𠬞 $·éi^1$ 眞，用於寫「青虛虛」的「虛」字。此字與漢語「虛」字不但音同，功用也相

同。由52 𢇛 xi¹ 造 53 𢇛 xu² 「蹄」，共同的偏旁充當聲符，由53造54則「𢇛」偏旁充當意符。54造55，共同的偏旁「𢇛」充當聲符用。54造56，共同的偏旁充當意符，聲符與意符交互作用，便衍生出多種不同的聲符與意符來。

五. 表示「髒」、「發、放」等義的「𢇛」偏旁，其衍生過程如下：

〔表12〕

57. 𢇛 nwe² 懈 → 58. 𢇛 pe¹ 不淨、髒屎 → 59. 𢇛 khw¹ 髒屎
 ↘ 60. 𢇛 siwe¹ 發、放、遣 → 61. 𢇛 siwon¹ 發、放、遣

有關資料如下：

57. S. 5421 𢇛 nwe 2.71 V153 T26A3 注右 𢇛 pe¹ 不淨
 58. S. 5504 𢇛 pe 1.8 I-35 W242 𢇛 tsa¹(熱)左 𢇛 nwe²(懈)全
 59. S. 5372 𢇛 khw¹ 2.28 V114 T25A1 注左 𢇛 me² 髒屎
 60. S. 5408 𢇛 siwe 1.42 VII-45 W1405 𢇛 siwon¹(遣)左 𢇛 sie²(往)下
 61. S. 5411 𢇛 siwon 1.56 VII-43 W1739 𢇛 siwe¹(遣)左 𢇛 ni²(至)左

關於 57 𢇛 nwe² 字聶氏字典 (Nevskij 1960 : I, 220) 在 𢇛 字下引蓮華經 𢇛 𢇛 「懈退」的辭例。如果此字有「放鬆」或「解下」之意，則一方面可以和「髒屎」連結，另一方面也可以和「發、放」連結。文海(W439)將「懈退」與 𢇛 𢇛 「脫散」等同，另一處(W2357)則與 𢇛 𢇛 「鬆弛」連用。至於 58 𢇛 pe¹ 「不淨，髒屎」何以从 𢇛 tsa¹ 「熱」十分費解。𢇛 𢇛 pe¹-nwe²連用，可能是指解下來的「髒物」，故文海(W242)注解為 𢇛 𢇛 「髒屎」，𢇛 𢇛 「不淨」。59 𢇛 khw¹ 是从 𢇛 khw¹ 或 𢇛 khw¹ 省聲，在同音(25A1)三字同居。60 與 61 文海的解說是循環式的，如果認為其左偏旁來自 57 𢇛 nwe² 「懈」，則中間一豎可能來自 𢇛 khâ¹ 「射」，那麼這一系列的起首字可能是 𢇛 nwe² 字。

上文把「𢇛」偏旁的字分成兩個系列：表11代表「七」、「青」、「蹄」等系列，表12代表「髒、發、放」等系列。這兩個系列是否能連在一起，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兩個系列之間難於找出可以連結的字。

唯一可以發生關係的字似乎是表11中的 54 𐵇𐵏 kwei¹「蹄」字與表12中的 57 𐵇𐵏 ṇwe²「懈」字。這兩個字索氏都擬錯音，本文改成現在的樣子根據為何，必須先加以說明。

依索氏原來的擬音，54 𐵇𐵏 爲 kiei¹，57 𐵇𐵏 爲 nge²。但是前者在文海反切作 𐵇𐵏 ku¹ 𐵇𐵏 ·wei¹ 切，應作 kwei¹ 才對。此字在夏譯類林中出現多次，都是對譯地名「會稽」之「會」字，無疑是合口字。在文海中共有六個同音字，索氏把其中五個字擬音爲 kiei¹，最後一個字才擬音爲 kwei¹，前後不一致。本文依最後一個字的擬音改正其餘五字。至於 57 的 𐵇𐵏 字，則在同音 (26A3) 中與索氏擬音爲 ṇwe¹ (本文寫作 ṇwe¹) 的平聲字 𐵇𐵏 同居，本文依此更改上聲字的擬音。實際上與「𐵇𐵏」同音的「𐵇𐵏」字在掌中珠 (191) 也以漢字注音「宜會」，可見也是合口字。「𐵇𐵏」與「𐵇𐵏」字，一在平聲三十三韻 (R34)，一在上聲七十一韻 (R82)，二韻表面上相去頗遠，但是在對音資料中，所對漢字卻相同，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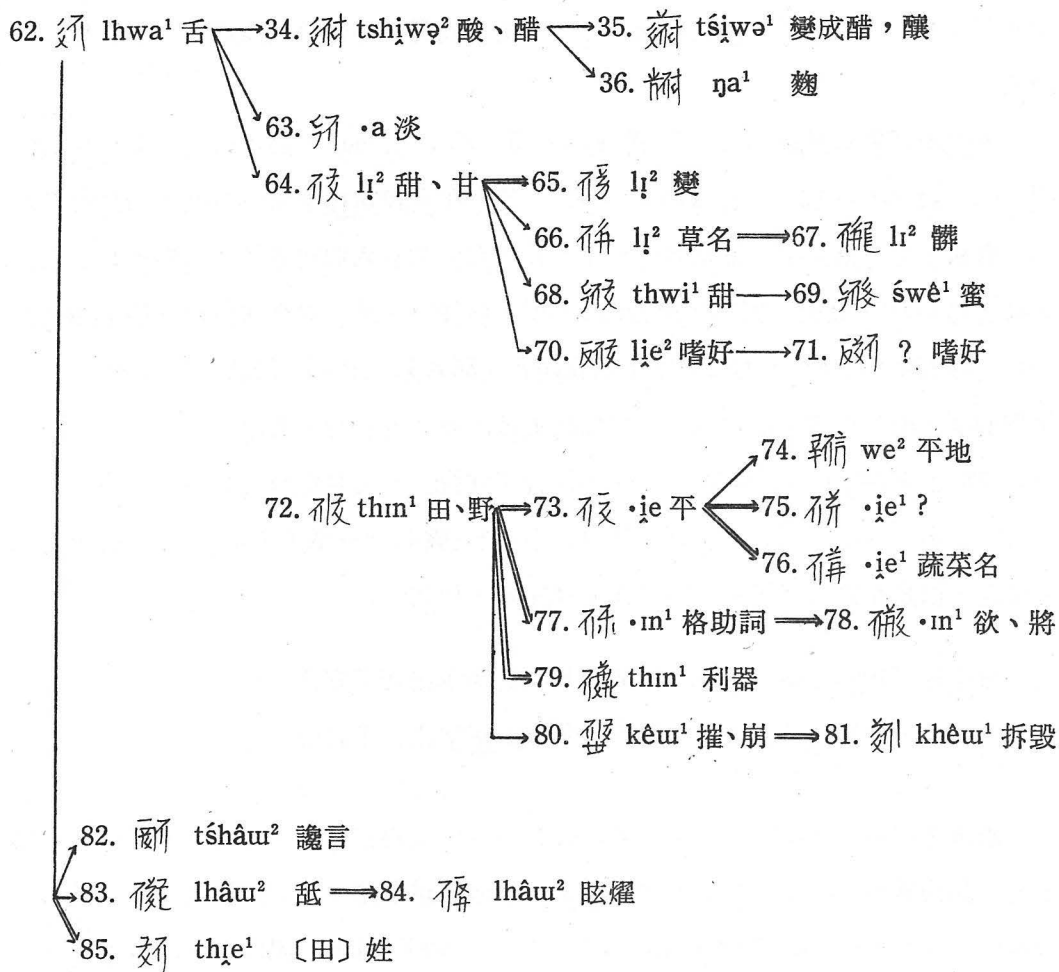
掌中珠 (196) 𐵇𐵏 ṇwei 2.30 (R34) 漢字注音「宜會」

(191) 𐵇𐵏 ṇwe 2.71 (R82) 漢字注音「宜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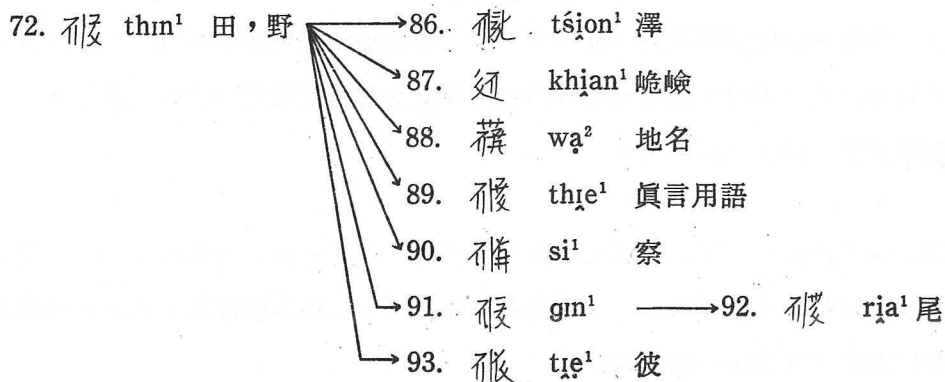
兩者之間元音的差別可能是鬆緊之間的不同，我們在上文 (7 與 9) 已經看到鬆緊元音間的諧聲，所不同的是，在這裏除了韻母有鬆緊之分外，聲母還有口音 (k) 與鼻音 (ŋ) 之別。把 57 𐵇𐵏 ṇwe² 認爲从 𐵇𐵏 kwei¹ 省聲，韻母沒有任何問題，可能引起疑問的是：在西夏文中 k- 與 ŋ- 能不能諧聲的問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只好暫時承認我們對 57 𐵇𐵏 ṇwe² 的文字結構還不了解，同時也得承認對於「𐵇」偏旁的字，暫時無法把兩個系列合而爲一。但是即使無法把兩個系列合併爲一，從已經歸併的聲類與意類來說，已足夠使我們了解西夏文意符與聲符交互衍生的過程，而使我們對西夏文的特性有所了解了。

六. 表示與「舌」、「味」有關的意義及「荒野」、「摧毀」等義的「𐵇」偏旁，其衍生過程如下 (屬於這一系列的字，數目不少。爲方便起見，茲分成兩個表。表13與表14可合成一個系列)：

〔表13〕



〔表14〕



與上面的衍生過程有關的資料如下：

62. S.3909 𠵹 lhwa 1.20 IX W2825 𠵹 nei¹(說)右 𠵹 li²(甜)左
63. S.4307 𠵹 ·a 1.17 VIII19 W591 𠵹 zie²(水)左 𠵹 lhwa¹(舌)右
64. S.5282 𠵹 li 2.55 IX105 T51B4 注左 𠵹 viei¹ 味
65. S.5261 𠵹 li 2.55 IX105 T51B5 注左 𠵹 ·o² 變化
66. S.5278 𠵹 li 2.55 IX105 T51B4 注右 𠵹 bə² 草名
67. S.5279 𠵹 li 2.55 IX105 T51B5 注右 𠵹 la² 麟臭
68. S.4309 𠵹 thwi 1.11 III-64 W412 𠵹 swē¹(蜜)左 𠵹 li²(甜)全
69. S.4244 𠵹 swē 1.9 VII-57 W302 𠵹 thwi¹(甜)左 𠵹 km¹(蟲)全
70. S.0553 𠵹 lie 2.35 IX145 T53A1 注左 𠵹 ? 嗜好
71. S.0526 𠵹 ? ? IX T53B5 注右 𠵹 lie² 嗜好
72. S.5270 𠵹 thm 1.36 III16 T12B3 注左 𠵹 du¹ 曠
73. S.5262 𠵹 ·ie 1.39 VIII69 W1367 𠵹 we²(平地)中 𠵹 lhou²(持)右
74. S.4527 𠵹 we 2.7 II2 T9B3 注左 𠵹 tse¹ 土
75. S.5274 𠵹 ·ie 1.39 VII69 T43B6 注右 𠵹 ·iu¹ ?
76. S.5275 𠵹 ·ie 1.39 VIII69 T43B7 注左 𠵹 nau² 菜
77. S.5283 𠵹 ·m 1.36 VIII5 W1296 𠵹 ·m¹(野)左 𠵹 thu¹(親)右
78. S.5273 𠵹 ·m 1.36 VIII5 W1294 𠵹 ·m¹(耶)𠵹 la¹(來)𠵹 ŋwe¹(樂)左
79. S.5276 𠵹 thm 1.36 III16 T12B3 注左 𠵹 khi¹ 利益
80. S.5271 𠵹 kēu 1.44 V-84 W1474 𠵹 thm¹(野)全 𠵹 dzu²(坐)下
81. S.2796 𠵹 khēu 1.44 V-49 W1475 𠵹 pha¹(破)右 𠵹 kēu¹(隔)左
82. S.0471 𠵹 tshāu 2.20 VII120 T38B7 注右 𠵹 da² 言
83. S.5277 𠵹 lhāu 2.20 IX W2844 𠵹 lhwa¹(舌)右 𠵹 śia¹(拭)全
84. S.5260 𠵹 lhāu 2.20 IX T54A4 注右 𠵹 lhāu² 眩耀
85. S.4775 𠵹 thie 1.42 III98 W1418 𠵹 thm¹(野)右 𠵹 lhwa¹(舌)右
86. S.5265 𠵹 tsion 1.56 VII6 W1717 𠵹 thm¹(野)左 𠵹 lhiwe¹(面)右

87. S.3910 𠵹 khian 1.26 V50 W857 𠵹 ra¹(山)右 𠵹 thm¹(野)左
 88. S.0978 𠵹 wa 2.56 II22 Nevskij 1960:I, 509 𠵹 du¹(曠)𠵹 thm¹(野)
 𠵹 da¹(論)右
 89. S.5272 𠵹 thie 1.42 III98 T19B4 注下 𠵹 thm¹ 𠵹 kie¹ 反切字
 90. S.5268 𠵹 si 1.11 VI26 W398 𠵹 thm¹(野)左 𠵹 ·ju²(前)右
 91. S.5266 𠵹 gm 1.36 V71 W1276 𠵹 thm¹(野)左 𠵹 xa¹(?)右
 92. S.5267 𠵹 ria 1.82 IX89 W2385 𠵹 gm¹(?)左 𠵹 mai²(尾)下
 93. S.5269 𠵹 tie 1.61 III31 W1882 𠵹 thm¹(野)左 𠵹 dzie¹(渡)右

以下只檢討上舉資料中筆者認為有問題的部分。

62 𠵹 lhwa¹「舌」字，文海認為是從 64 𠵹 li²「甜」字而來。後者是上聲字，其文字解說資料沒有留存下來。如果文海上聲部分沒有散失，我們極可能看到文海在這裏，正如在其他很多地方一樣，作了矛盾的解說，解釋 64 𠵹 li²「甜」字為從 62 𠵹 lhwa¹「舌」字而來。果如此，則我們便可以理直氣壯地指出兩個解說互相衝突，不可能同時成立，因而斷定其中有一個是錯的。然而，不幸的是，在這裏另一個字的解說沒有留存下來，我們少了最有力的反證資料。研究西夏文字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必須尊重原始資料。不管文海的解說如何難於理解，除非能證明其為錯誤，否則必須假定其為正確。在目前我們對於西夏語言文字及西夏人的思惟方式知道得很少，不能因為不了解某一個字的解說，便斷定其為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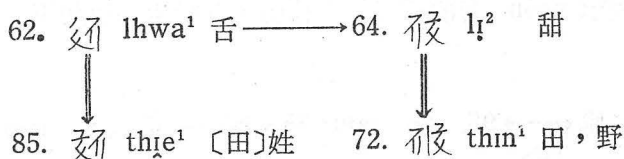
但儘管如此，文海認為 62 𠵹 lhwa¹「舌」字來自 64 𠵹 li²「甜」字卻令人起疑。從表 13 看來，如果由「舌」字可以造 34「酸」字及 63「淡」字，為什麼不可以同時造 64「甜」字呢？從語意的關聯來看，由表示感覺器官的「舌」字造「酸」、「淡」、「甜」等表示味覺的字是順理成章的，而且認為幾個不同的字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並不引起矛盾。但是，如果反過來，認為「舌」字是由「甜」字造成，則立刻引發疑問：「舌」與「酸、甜、淡」都有共同的偏旁，為什麼單獨認定「舌」字是由「甜」字所造，而不是由「酸」字或「淡」字所造？在這裏我們不可能同時主張，「舌」字也是由「酸」字及「淡」字制造，因為來源只能有一個，由此衍生出來的字

才可以有多數。這是筆者認為 64 𐵄𐵆 l_1^2 「甜」字是來自 62 𐵄𐵆 $lhwa^1$ 「舌」字，而不是其相反的第一個理由。

筆者作此主張，其第二個理由是：從相關文字的衍生過程作判斷，只有認為由「舌」字造了「甜」字才符合整體的衍生模式。如果作相反的解釋，便有許多其他文字的衍生過程無法了解。例如文海認為 85 𐵄𐵆 th_1e^1 「田」姓是來自 62 𐵄𐵆 $lhwa^1$ 「舌」。這個解說原來是十分費解的，可是如果想到原先已有由「舌」造「甜」的例子，而「甜」「田」在當時的漢語為同音字（掌中珠334「甜」字注音 𐵄𐵆 th_1e^1 ，同書 284「田」字也注音為 𐵄𐵆 th_1e^1 ，可見二字同音），才能了解西夏文字何以能由「舌」字造「田」字。只從西夏語的觀點來看，「舌」與「田」是全然不相干的，必須了解漢語在西夏文字中所扮演的角色，才能了解許多西夏文的衍生過程。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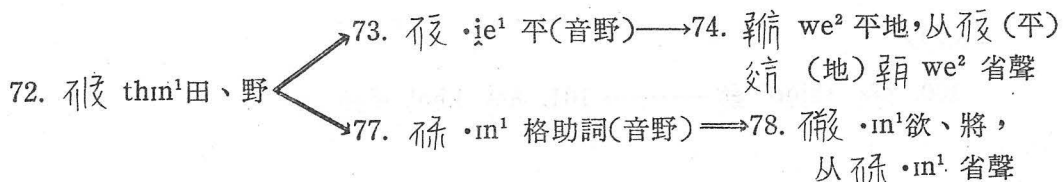
72 𐵄𐵆 thm^1 是西夏語的「田，野」字，此字因文海殘缺而沒有解說，可是我們可以看出此字是從 64 𐵄𐵆 l_1^2 「甜」字中間加一豎造成。¹⁷ 這個例子再度顯示「甜」「田」的關聯，也間接支持上文解釋由「舌」字造「田」字是由於有「舌」字造「甜」字的關聯而來。上面所述各字之間的關聯可以表示如下：

〔表15〕



西夏文的形聲字，不以西夏語音為媒介，反而以漢字音為媒介的情形，在下面的圖表中，表現的最為徹底。

〔表16〕



16. 關於漢語漢字對西夏文字的影響請參看 Gong 1982。特別與本節有關的部分是該文一八〇至一八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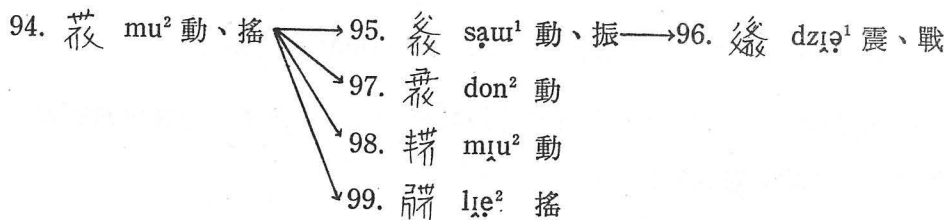
17. 西夏文字加一豎以造新字的衍生過程，請參看龔1984：65~66。

上面的衍生過程，如果不了解漢語介入其間充當聲符之用，便完全不可解。依文海的解說，73 𠂔²·ie¹「平」是從 𠂔 we²「平地」而來。但實際的情形卻剛好相反，74 𠂔 we²「平地」很明顯的是從 𠂔 (平) 𠂔 (地)，從 𠂔 we² 省聲。關於 77 與 78，文海作了循環解說，在 77 𠂔·m¹ 字下說從 𠂔·m¹ 聲，在 78 𠂔·m¹ 字下又反過來說從 𠂔·m¹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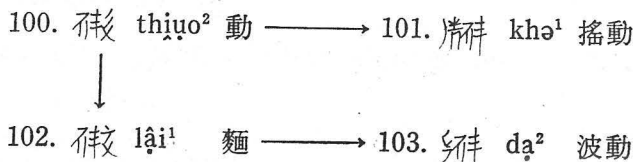
筆者認為 73 𠂔·ie¹「平」及 77 𠂔·m¹「格助詞」都是從 72 𠂔 thm¹「田、野」而來，先把 72 依其字義讀成漢字音「野」，然後以此為聲符，造 73 及 77 二字。77 𠂔 及 78 𠂔 二字，索氏擬音為 ·m¹（有 -n 尾），似乎與筆者的主張有所出入，但是 78 𠂔·m¹ 字在居庸關石刻對譯漢字「三麻野」的「野」字，即梵文 samaye 之最後一個音節 (Nevskij 1960 : I, 409)，而 77 𠂔·m¹ 字在掌中珠 (296) 也以漢字注音為「耶」（按「耶」與「野」為同音字）。至於 73 𠂔·ie¹ 字，雖然不見於掌中珠，然而與其同音的 𠂔·ie¹ 字在掌中珠 (274) 也注音為「耶」。總而言之，我們從對音資料得知 73 𠂔·ie¹ 與 77 𠂔·m¹ 都讀為「耶」「野」之音。而此二字正與西夏「野」字具有同一個偏旁「𠂔」，這豈是巧合？

七. 表示「動」義及表示 ngôn² 音的「𠂔」偏旁，其衍生過程如下：

〔表17〕



〔表18〕



〔表19〕

104. 𦵑	ngôn ²	海	→	105. 𦵑	ngôn ²	海 (棠花)
			→	106. 𦵑	ngôn ²	族姓
			→	107. 𦵑	ngôn ²	器皿?

相關的資料如下：

94. S.0979	𦵑	mu	2.3	I 89	T6A6	注左 𦵑 ldie ²	搖
95. S.4061	𦵑	saw	1.83	VI 59	W2412	𦵑 li ² (地)上	𦵑 mu ² (動)下
96. S.3755	𦵑	dzi ²	1.86	VI-22	W2677	𦵑 thi ² uo ² (搖)右	𦵑 saw ¹ (動)全
97. S.4326	𦵑	don	2.47	III 58			
98. S.0665	𦵑	miu	2.6	I 142	T7B6	注右 𦵑 thi ² uo ²	動
99. S.4512	𦵑	li	2.55	IX 105	T51B5	注右 𦵑 mu ²	動
100. S.5264	𦵑	thi ² uo	2.83	III 77			
101. S.1502	𦵑	kh ²	1.68	V 190	W2091	𦵑 phie ¹ (斜)全	𦵑 thi ² uo ² (動)左
102. S.5263	𦵑	lai	1.60	IX 71	W1851	𦵑 thi ² uo ² (動)左	𦵑 bei ² (末)右
103. S.4308	𦵑	da	2.56	III 80			
104. S.5280	𦵑	ngôn	2.48	V 4			
105. S.0977	𦵑	ngôn	2.48	V 4	T20B7	注左 𦵑 si ¹	樹
106. S.2090	𦵑	ngôn	2.48	V 4	T20B6	注下 𦵑 族姓	
107. S.5259	𦵑	ngôn	2.48	V 4	T20B6	注右 𦵑 ngi ²	器皿

94 至 107 的資料相當貧乏，經初步的分析只能歸併成三個系列，須作進一步的研究才能找出三個系列之間的關聯。

上表中首先引起注意的是表 18 中的 100 𦵑 thi²uo²「動」與 102 𦵑 lai¹「麵」的關聯。102 𦵑 lai¹ 字見於掌中珠 (332)，該字作「麵」解是無可置疑的。然而「麵」字何以从「動」就難於索解了。與「麵」同音之字則有一 𦵑 lai¹「柳」字，文海 (1848) 認為从 94 𦵑 mu²「動」。至於「柳」字何以从「動」，雖然也不

四、從西夏文的衍生過程看其文字的特性

世界上已知的文字雖然為數甚多，¹⁸ 然而大別之，不外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而已。漢字與西夏文字即屬於前者。漢字文化圈內的字喃、部分女真文字及契丹文字也屬此。在漢字文化圈外屬於表意文字的古代文字較著名的則有埃及的聖刻文字 (hieroglyph) 及亞述的楔形文字。由於表意文字不只限於漢字，也不只限於漢、夏兩種文字，在討論西夏文字特性時，便不得不作較全面性的考慮。

一般說起來，漢字的基本原理「六書」可以普見於所有古代文字，¹⁹ 因此論及「六書」時，相對於表音文字而言，固然是指出了表意文字的特性，然而相對於漢字以外的表意文字而言，實際上是在討論表意文字的通性。同樣的，如果只與漢字對比而討論西夏文字的特性，所得的結果可能也適合於如越南的字喃等文字，如此一來，所談的西夏文字的特性，便不是西夏文所特有了。為了顧及這一點，以下討論西夏文字的特性，便在與漢字及字喃的對比之下進行。本文所引用的字喃主要是根據聞宥 (1933) 王力 (1958) 及三根谷徹 (1972) 等人之著作。

在上一節討論西夏文意符與聲符交互衍生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西夏文造會意字與形聲字的情形，至於假借字雖然在西夏文的衍生過程中並沒有特別顯示出來，但是在討論表 1 中的 𐵇 khê¹「厭、惡」字時，我們也看到該字假借為「苦」的例子。嚴格的說，102 的 𐵇 lăi¹「麵」字及與其同音的 𐵇 lăi¹「柳」字，在分別當作「麵」與「波動」義用時，也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字。假借字的運用在閱讀文獻時更可經常遇見。唯有「象形」與「指事」兩類字，不但在本文討論中始終沒看到，即在翻遍全部西夏文字時也難得一見，唯一的例外是仿漢字「門」而造的「𐵇」字，文海 (W478) 釋為「門與形似」，似是認為象形，然而實際上只是從漢字中移借過來，非真正西夏象形字。這種情形在字喃也完全一樣。王力曾說：

「越字（即字喃）可以說是根據『六書』而造的。但是，象形和指事只是『儒字』（即漢字）裏的事；如果說越字裏也有象形指事的話，就只等於說那些借

18. 西田龍雄 (1982 : 5) 估計為大約四百種左右。

19. 參看加藤一郎 (1962)、杉勇 (1968) 及西田 (1981)。

用漢字的偏旁如『人』『八』之類罷了。『轉注』原是不知所指的東西，可以不談。於是六書之中，就只有『三書』是越字所採用的，即：1 假借；2 會意；3 形聲。」²⁰

缺少「象形」與「指事」兩項造字法是西夏文字與字喃共通的現象，因為這兩種文字不像漢字或古埃及文字及楔形文字那樣獨立從象形文字發展出來，而是間接取材於其他文字。所不同的是字喃完全取材於漢字的偏旁，而西夏文則獨創了自己的偏旁形體，這一點正造成了西夏文字的特性。從本文所提出的西夏文衍生過程的圖表中可以看出，每一個系列都有一個起首的基本字。「衍生字」是由「基本字」依「變換」的規則制成。研究「衍生字」即在研究「變換」的規則與「變換」的過程。拙作「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重建」一文就是這方面的初步探討。至於「基本字」如何制成，其結構上的特徵為何，更牽涉到西夏文字的來源及其基本結構問題。筆者以為討論西夏文字的特性，應從這兩方面著手。

先說西夏文中的「基本字」問題。這是西夏文由無到有的第一道關口。在這一道關口上字喃完全採用了日本八世紀的「萬葉假名」模式，即利用漢字併寫其本國語言，而西夏卻創造了其獨特的偏旁形體。這種偏旁形體究竟擷取於何種文字，及西夏文哪一個偏旁取自其他文字的哪一個部分，乃是不少西夏文專家感到興趣的問題，而且也已有一些論文書籍提及它。²¹ 至於「基本字」如何形成，及其特徵如何，卻未見有論及者。在本文中出現的基本字共有三字，即：1 𐵄 kə²「憎惡」，37 𐵅 ka¹「七」及 62 𐵆 lhwa¹「舌」三字。在這三字中表示意義的部分已知為「𠂇」、「𠂈」及「𠂉」三個偏旁，這樣看來這三個基本字的特徵已明白顯現，即：1 與 3 係由表意的偏旁加裝飾部分「𠂇」形成。至於 2 𐵄 ka¹「七」字，則顯然可見左右對稱的結構，西夏文字左右對稱及基本形體加裝飾成分的字不少，筆者認為這些乃代表西夏文中的基本字。

顯示在衍生過程中的西夏文第二個特點是意符與聲符的交互衍生。意符與聲符用

20. 王力 (1958 : 382)。圓括號內的字係筆者所加。

21. 例如：柯察諾夫 (Kyčanov 1964 : 135~137, 1980 : 214~215)，西田 (1966 : 227~230, 1984 : 113~124)，史金波 (1980 : 210~211)，Gong (1982 : 176~180)。

同一個偏旁，在漢字已有先例。例如：漢字「金」字，在「銅、鐵」等字中爲部首，而在「錦、欽」等字中爲聲符；「刀」字在「剝、劈」等字中爲部首，而在「到、召」等字中則爲聲符。西夏文不同於此者，在於西夏文中同一偏旁經常作「多種不同的」意符與聲符用。以偏旁「𠂔」爲例，其情形是：

作意符用時 1. 表示「憎、惡」 2. 表示「氣象、冰、雪、寒冷」
3. 表示「酸、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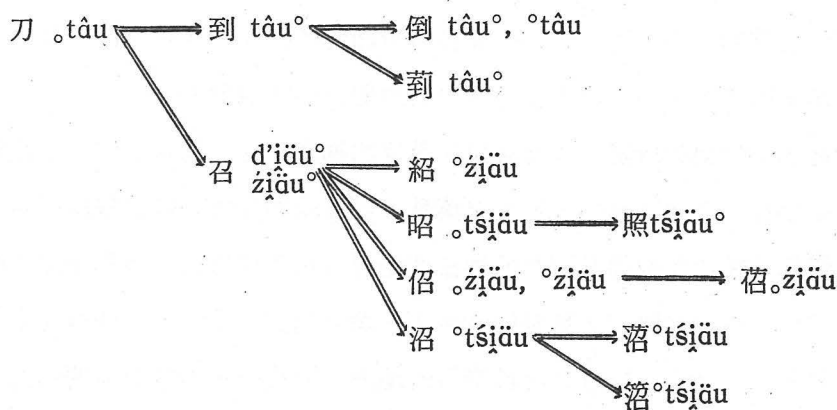
作聲符用時 1. 代表 wə² 聲 2. 代表 khē¹ 聲 3. 代表 kiə² 聲

在上例中，三個字義互不相涉，三個字音也互不關聯。

在漢字則情形大異於此，不管是意符系統或聲符系統，都是首尾一貫，秩序井然。以偏旁「刀」爲例，我們可以看到：

作意符用時，其字義與「刀」的功能有關，如：切、刑、刎、刖、刪、剝、刮、刻、剝、刳、剌、剝、剝、剝、剝、剝、剝等。

作聲符用時，其字音與「刀」音有關，衍生次序如下：²²



字喃的形聲字，一部分是依照說文的部首，一部分則以整個漢字爲意符。²³ 聲符

22. 沈兼士 (1969 : 259~262)，按表中所標之音爲高本漢所擬測的中古音。

23. 參看聞宥 (1933 : 237)，王力 (1958 : 386~392)。

部分相當鬆懈，韻母大致相同就可諧聲，²⁴ 舉例如下：

作意符用時：

意符依照漢字部首：𠵽 cu'ò'i 笑（其 kǐ 聲）

𠵽 dói 飢（對 dói 聲）

以整個漢字爲意符：𠵽 nay 今（尼 nǐ 聲）

𠵽 nām 年（南 nām 聲）

作聲符用時：𠵽 lě 聲：𠵽 lây 以，取

𠵽 lqy 施禮

𠵽 lě 單

𠵽 lu'ò'i 舌

𠵽 rě 價賤

𠵽 trě 小孩

從上面簡單的對比，西夏文的特性已顯露無遺。字喃因爲借用漢字字形，故必然受其限制。上舉字喃意符與聲符的特性都與此有關。字喃先天便依靠漢字部首，而漢字的象形、指事、假借等字，在漢字的系統中卻沒形成語義的範疇，要用字喃表示這類語詞，只好借用整個漢字。借用漢字爲聲符時所面臨的問題也大致類此。越南語中有許多語音是漢語所無的，要表示這些語音只有放鬆使用的限制。

西夏文創造了新的偏旁形體，故也擺脫了漢字的拘束，可以獨自設定語意範疇，獨自決定偏旁的字音。然而語意的世界千差萬殊，西夏語的音韻系統又錯綜複雜，難以理出貫穿全體的系統。比較簡易可行的辦法便是以自由聯想方式把各種語意串聯起來，同時視必要而隨時造形聲字，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文字系統——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依此方式產生，也有其便於學習的地方，因爲一、語意上有關聯的字，形體上往往也有相同的部分，二、常常連用的字形體上也相近。例如：

1. 𠵽 𠵽 khê¹ khô¹ 厭惡，𠵽 𠵽 mē² lha 迷惑

24. 參看王力（1958：399）。

- 𪚩 𪚩 dzjon¹ ka² 放散, 𪚩 𪚩 zjə¹ tšju¹ 凌持
 𪚩 𪚩 zje¹ nɿə² 罵詈
2. 𪚩 𪚩 tšju¹ ·wai² 守護, 𪚩 𪚩 ·ɿ² me² 睡眠
 𪚩 𪚩 ·ju² bɛi² 搜尋, 𪚩 𪚩 借債
 𪚩 𪚩 liə¹ riɛ² 福祿
3. 𪚩 𪚩 sɿwi¹ ngin² 旋風, 𪚩 𪚩 khwi² ·je² 牢獄
 𪚩 𪚩 vjei² zɿə¹ 敵人, 𪚩 𪚩 tɔ¹ ruə² 污垢
 𪚩 𪚩 liə² lɿje¹ 改悔, 𪚩 𪚩 ·ɛi¹ ? 熬煮
4. 𪚩 𪚩 phôn¹ šwê¹ šwê¹ 白生生
 𪚩 𪚩 we² šjuə¹ šjuə¹ 黑參參
 𪚩 𪚩 ɳwə¹ xi¹ xi¹ 青虛虛
 𪚩 𪚩 də² kwê¹ kwê¹ 冷颼颼

上面的雙音節詞中第一個字與第二個字的對比在 1 是以增添偏旁「𪚩」的方式造成, 2 是以增添偏旁「𪚩」的方式造成, 3 是以左右對調的方式造成, 4 是由第一個字的左偏旁加「𪚩」·ɛi¹「眞」的省形造成。最後一個例子有如漢字「雨」部的「霖」、「霏」及「霍」等字, 用於寫「雨雪霖霖」、「霏雨霏霏」、「電光霍霍」等詞句中的形容詞。所不同的是西夏文以「文字功能」為範疇(如「𪚩」偏旁的字只有共同的功能, 而無共同的語義), 而漢字則各字分屬於不同的語意範疇(如「翩翩」在「羽」部, 「巍巍」在「山」部, 「紛紛」在「糸」部)。

由上面的討論, 我們看到漢夏文字顯著的不同在於漢字形聲字的意符可以指示該字所屬語意範疇。白川靜(1978: 97)曾把這類意符稱為「限定符」, 以別於會意中的意符, 認為「限定符」可以作語詞分類的基礎, 而提供依部首編字典的根據。²⁵ 西夏文以文字的同義與連用為基礎, 而意符與聲符可以輾轉變換, 故只能從同一偏旁中尋求一羣一羣的同義連用字, 而不可能有貫穿全部文字的統一部首與聲符。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漢字與字喃形聲字背後都有語音演變的歷史, 因此形聲字系列

25. 白川靜(1978: 187)。

中如有不規則的現象，須探求其根源。不規則的現象有時並不是其原來面貌。而西夏文則因為其文字的制成與擬測的語音都代表同一時代，所以沒有這樣的顧慮。這一點雖不能算是西夏文的特點，但作文字的比較研究時卻須留意，才不會為其表面現象誤導，而對形聲字的問題作出錯誤的判斷。

五、西夏文的衍生過程與文字的比較研究

語言與文字往往呈現為獨立的文化現象，漢、藏、緬、西夏語在語言上同屬於漢藏語系，但在文字上，漢、夏語屬於漢字文化圈，而藏、緬語卻屬於印度系文字文化圈，可見語言與文字各有不同的系譜。研究語言的系屬關係必須藉助於比較的方法，同樣的，研究文字的系屬關係也應該藉助於比較的方法。在語言學上比較的方法早在十九世紀已發展為嚴密的比較語言學，可是在文字學上，「比較文字學」卻尚待開發。²⁶ 本文擬就西夏文的衍生過程問題來探討比較方法上的一些問題。

在比較語言學上，語言親屬關係的研究，必須以個別語言最早的形式為基礎，才可以與其他同源語言進行比較。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文字的比較研究，如果要確認某種文字系統為繼承另一種文字系統，必須先追溯該系統最早的字形，始能確定該系統是否出於另一系統。如果要確認兩種文字系統同出一源，則必須同時在兩種文字中追尋其個別的最古的字形字義。就西夏文的來源來說，在西夏文尚未創制以前，已有漢字與契丹文存在，要確認西夏某一文字偏旁的來源以前，必須先確定該偏旁最早呈現何種形狀，具有何種意義。從這個觀點來看，本文所討論的衍生過程，正可以提供研究西夏文內部最早形式與意義的方法與成果。西夏文衍生過程的研究方法不啻為文字的內部擬構（internal reconstruction）。

若要以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則可以舉「𠂔」偏旁為例。西夏文「𠂔」偏旁，前有柯察諾夫及西田認為具有「青」義，我們若以此為根據尋找漢字（或嚴格的說，宋代通行的漢字及其俗體）或契丹文中是否有字形與字義與此類似者，以便斷定該字形的來源，勢必落空，因為「𠂔」字形之具有「青」義，係西夏文字內部的發展，

26. 西田龍雄（1981：6~7）已提及「比較文字學」名稱，也提及「字形構成的普遍原理」問題。

與其起源無關。必待經由「內部擬構」而確認「𠂔」偏旁早先代表「七」義，而後始能以此為基礎，進行比較研究。現在我們知道契丹文中「七」字作「𠂔」²⁷，西夏文偏旁「𠂔」與契丹文「𠂔」形義皆十分接近，這是唯一有資格與西夏「𠂔」比較的字形，雖不必絕對便是西夏「𠂔」的原形，然而捨此以外便已沒有更可靠的方法了。

西夏文衍生過程的研究對文字的比較研究另一個意義在於它的系統性。文字與語言一樣構成系統，個別的文字現象，唯有從系統中始能正確了解。若僅從表面觀察，則「形聲」與「會意」為漢、夏文字所共有，我們看不出兩者之間差別在哪裏。若不了解形成「形聲字」與「會意字」背後的規律，在漢字與西夏文中實有很大的不同，而以漢字的部首觀念看西夏偏旁，勢必導比較於錯誤的方向。舉例來說，西夏文字衍生方法中，有加一豎以造同義字與形聲字者，文海將此一豎解釋為各種不同文字之省形。若依漢字的體系，這些字當為會意字與形聲字。然而若據此便將此一偏旁與漢字同類字比較，便是不倫不類。筆者認為此一豎，論其功用實有如聞宥（1933：233）所指字喃中之「口」偏旁，「凡一切假借字之願其與原字有別者，在字喃中又幾皆可以此施之」他在提到中國「譯經成法，凡他語中字音之非我固有者，則對以近似字，而於其旁加以口符」及「明清以降，譯英吉刺作啖咭喇，譯荷蘭作喃嚨，亦沿斯習」後，緊接著便指出「囉嚙之例，所以示此字之非本音；啖嚙之例，所以示此字之非初誼。前者所以別音，後者所以別義；雖為用不同，而其示制限則一」。筆者以為，在作不同文字之比較研究時，若不為表面的現象誤導，而能就現象背後的規律著眼，則從文字的比較研究中將能發現文字結構及功能的普遍性原理，而進一步提昇文字學的境界。

六、結 語

本文檢討已往西夏文學者分析西夏文字，以歸納部首的成績，認為他們對西夏文字的特性沒有正確把握，所歸納的部首只不過是偏旁多種意義中的一種，且未必即是

27. 參看羅福頤（1947：236）。

最初的意義。本文指出西夏文字偏旁有多種不同的意義，而且偏旁通常都兼作聲符，代表多種不同的字音。爲了解釋這一現象之形成，本文提出了西夏文字的衍生過程，作爲西夏文字形成的理論。根據此一理論，西夏文字的形成是先製成基本字然後由此基本字依次變換文字偏旁而衍生所有其他的西夏文。

本文從西夏文字衍生的過程指出西夏文字的特性，並與漢字及字喃比較，指出這些文字結構上的異同及其形成原因，最後並指出文字衍生過程在比較文字學上的意義及對探求文字的普遍性原理方面的貢獻。

引 用 書 目

三根谷徹

1955 安南語，世界言語概説下卷，頁八三四至八七〇，東京：研究社。

1972 越南漢字音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

山本達郎

1935 關宥氏「論字喃（Chữ, Nôm）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涉」，東洋學報第二二卷，第二號，頁三〇六至三一七。

王 力

1958 漢越語研究，漢語史論文集，頁二九〇至四〇六。

史 金 波

1980 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民族語文論叢第一輯，頁一九二至二二六。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

1983 文海研究，北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白 川 靜

1978 漢字百話，中公新書，東京：中央公論社。

加藤一朗

1962 象形文字入門，中公新書，東京：中央公論社。

西田龍雄

1966 西夏語の研究第二卷，東京：座右寶刊行會。

1981 漢字から生れた文字，言語第十卷第十一號，頁六一至七二，東京：大修館書店。

1982 世界の文字，西田龍雄編，世界の文字，頁五至四一，東京：大修館書店。

1984 漢字文明圏の思考地圖，京都：PHP研究所。

沈兼士編

1969 廣韻聲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杉 勇

1968 楔形文字入門，中公新書，東京：中央公論社。

坂本恭章

1985 オーストロ、アツア諸語，北村甫編世界の言語，頁一七三至一九六，東京：大修館書店。

骨 勒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1924翻刻，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聞 宥

1933 論字喃（Chữ Nôm）之組織及其與漢字之關涉，燕京學報第十四期，頁二〇一至二四二。

劉楚人署

1132 西夏國書字典音同一卷，羅福成1935翻刻，旅順：庫籍整理處印。

橋本萬太郎

1984 漢字文化圈，言語第十三卷第四號，頁六六至七四，東京：大修館書店。

羅 福 頤

1947 契丹國書管窺，燕京學報第三十七期，頁二〇三至二四一。

龔 煌 城

1984 西夏文字衍生過程的重建，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十五期，頁六三至八〇。

Bernhardi, A. und E. von Zach

1918~1919.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Si-Hia Schrift und Sprach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o 3~4. (原文未見)

Gong, Hwang-cherng

1982.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ngut Script", *BIHP* Vol. 53, Part I, pp. 167~187.

Keping, K.B., V.S. Kolokolov, E.I. Kyčanov, and A.P. Terent'ev-Katanskij

1969. *More Pis'men*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Kyčanov, E.I.

1964. "K Izučeniju Struktury Tangutskoj Pis'mennosti" in *Kratkie Soobščeniia Instituta Narodov Azii* No. 68: pp. 126~150,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1980. "Tangutskoe Pis'mo v Istolkovanii Samich Tangutov" in *Razyskaniia po obščemu i kitajskomu Jazykoznaniju*, pp. 209~223.

Maspero, H.

1912.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EFEO*
XII pp. 1~126.

Nevskij, N.A.

1960. *Tangutskaja Filologija, Issledovanija i Slovar'*,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čnoj Literatury.

Sofronov, M.V.

1968. *Grammatika Tangutskogo Jazyka*, 2 Vols.,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RADICALS AND PHONETICS IN THE TANGUT SCRIPT
AND THEIR GENERATIVE PROCESSES**

(Abstract)

Hwang-cherng Go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ults of earlier studies of radicals in the Tangut script and concludes that they have failed to grasp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articular writing system. The meanings which have been ascribed to radicals are shown to be only parts of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radicals and are not always their primary meaning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a graphic element, when serving as a radical, generally carries various, apparently unrelated meanings and the same graphic element, when serving as a phonetic, always represents various, apparently unrelated sounds. A model of generative processes of Tangut characters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view of explaining this phenomenon.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basic characters are created at first and all the other characters are derived from them by means of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ut script in terms of generative processes and compares the Tangut scri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characters (*chữ nôm*).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ir structures are briefly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ir formation history. As a concluding remark,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enerative model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s, and in the search for the common principles among them.